

あおい

葵

织田作之助奖得主处女作

在倦怠的日常中发现生活的真相

在浑浑噩噩的丧失感中消解内心的惶恐

我有话想对你说。

那是在你和我们邂逅之处，无可取代的回忆、柔和的日常及遥远的未来。

不管何时，都无须烦恼。

【目】

西加奈子 著

涂愫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あおい

葵

〔日〕西加奈子 著

涂隼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葵/(日)西加奈子著;涂愫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7-5523-3

I. 葵… II. ①西…②涂…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718 号

あおい by Kanako Nishi

© 2004 Kanako N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4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葵 あおい	[日]西加奈子 著 涂愫芸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 婧 装帧设计 袁 璐
----------	--------------------	----------------------------------

图字:09-2010-506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53,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5523-3/I·3236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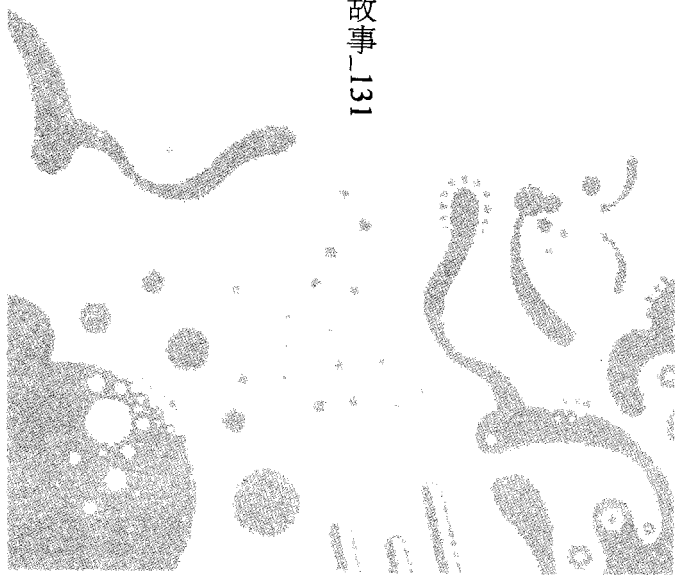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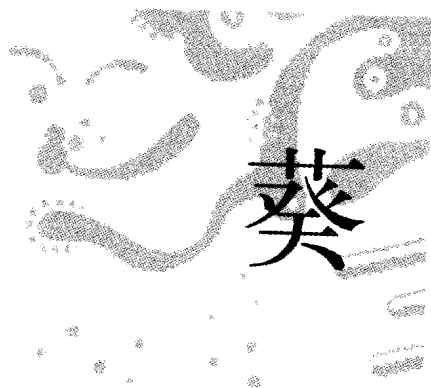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目录

葵一

SAMU的故事_131





我有话想对你说。

那是在你和我们邂逅之处，无可取代的回忆、柔和的日常及遥远的未来。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对，就像某个国家的国王的字典那样，千言万语，多得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有些困惑。

但是，因你不可思议地紧闭着双眼；因你咕嘟咕嘟饮干了世界；更因你使劲地抓住了梦，所以，啊，我想我可以安心地向你倾诉。

那地方，吹着许许多多的风。像蛇般扭摆的长风；

像狐狸般行色匆匆的风；像非洲大象般温柔的风，每每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会问候我们说：“你们好！”再继续旅行。

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上淡淡的伤悲，但是，这期间，大可剪了烦恼丝，等待新风的到来。

因为，风之子们，总会禁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

那地方，下着许许多多的雨。像铅笔般细细的雨；像小石头般圆圆的雨；像子弹般粗暴的雨，濡湿地面，与花相恋，风流倜傥，再回到天空。

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上淡淡的伤悲，但是，这期间，大可晒晒被子，等待新雨的到来。

因为，雨之子们，总会禁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

那地方，拍起许许多多的浪花。像骨头般惨白的波

浪；像学校般偌大的波浪；像森林般静寂的波浪，载运某人的恋人或椰子果实，惊吓候鸟，再流离某处。

被遗留下来的我们，心头难免涌起淡淡的伤悲，但是，这期间，大可在沙上绘图，等待新波浪的到来。

因为，波浪之子们，总会禁不起一个人的孤独，再回到这里来。

那地方，有音乐般幽静的阳光，有蜂蜜般稠密的树荫，有晨间大海般煦煦的温柔。

那地方，那地方。

神秘场所总能让你笑逐颜开，小学校园漫无边际，广大森林郁郁青青，撒哈拉沙漠上金色月亮飘浮，脚踏车会载着我们去任何地方，纯白的布鞋轻盈得令人惊异，蔬菜摊上摆放的蔬菜湿润而富有光泽，尽管初恋令人神伤，海面上的四脚水泥柱应能带给你勇气，作为礼物的

戒指闪闪发亮，刚竣工的桥坚固得无可挑剔，厨房飘来烤肉香味，蝴蝶结形状的意大利面扑嘟扑嘟煮熟了，妈妈的修长手指像干草般柔嫩，唱片传来那个人的悠扬歌声，恋人的唇是如此甜蜜，如糖浆般。

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

或许，你那双小小的手，还掌握不了一切，但是，如同你让我热泪盈眶般，如同天空守护着船的前进般，一定有某人等待着你。在令人失神的漫长岁月中，当你耽溺于某种事物时，当你遗忘时，当你欢笑时，都会永远永远等待着你。

不管何时，都无须烦忧。

我有话想对你说。

请不要害怕。当我们见面时，请务必把你的事告

诉我。

把你的一切告诉我。

不管何时，都无须烦忧。

我抠着指甲油，抠到了第七根手指。

在药妆店买的指甲油，用指甲一抠就纷纷扬扬地剥落了。像黑色花瓣，飘落在我的裙子上。偶尔从旁边走过的茶褐色头发服务生，会瞥一下我在做什么，再踩着漂浮的步伐在桌间穿梭着离去，看上去并不厌恶我。

两只手的指甲，因为长期涂指甲油，变得黄黄浊浊，表面像撒了一层粉。指尖像烫伤般火辣辣地抽痛着。啊，我的指甲说不定已经死了。

风间喝着咖啡。他向来不加糖，今天却连加了两匙，大概太甜了，没怎么喝。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的松饼。”

女服务生散发着甜味，站在桌子旁。正确来说，散发甜味的不是女服务生，而是被整整齐齐收放在圆盘上、直盯着我们看的松饼——被取了那么俗的名字，还如此张扬。

“你什么时候点的？”

风间显得很诧异。他的前发留得太长，所以看不清楚他的眼睛。我每次看着他的前发与眼睛之间的关系，就会不自觉地增加眨眼睛的次数，虽然他并不介意。

其实，我并没有点松饼，肚子早就饱了，根本不可能吃得下。

“刚刚。”我含糊其词，让服务生把松饼放在桌子上。

“你真能吃呢。”

说着，风间呵呵呵地笑了起来，把两脚举到椅子上，双手环膝，整个人瘫在椅背上，好像用全身在对我说：“我再也不动了哦。”那种感觉，就像连拿起一杯咖啡都很辛苦。

我瞄了柜台一眼，店员正满腹狐疑地看着账单。哎呀呀，发现送错了啊。店员对刚刚回到柜台的那个女服务生，嘟嘟囔囔低声说着什么。突然，我心血来潮，在女服务生走到这里之前，把刀子插进了松饼里。把糖浆淋在松饼上太麻烦了，我干脆把它倒进了咖啡里。四角形奶油失去平衡，扑通掉在盘子上。

“呃，客人。”刚才那个女服务生，一脸歉意地站着，“很对不起，我们弄错了单子……”

风间“呼”地叹了口气，想点上香烟，咔叽咔叽摩擦着打火机，却一直点不着，苦笑了起来。他那副德行给了我勇气，我也笑了起来。

“这样啊？那么，可以帮我多加一个松饼吗？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忍不住吃了。”

说到这里，我看了一下风间，他拼命想点燃打火机，完全没在看我。

倒是那个女服务生，“啊”的一声，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低下头来。

“你觉不觉得大家都太爱道歉了?”

她走后我说道，风间好像一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没有那种装疯卖傻的表情，而是像听到陌生声响的狗儿竖起了耳朵倾听。怎么说呢，反正样子就是很可爱。

“前几天，有人问我市政府怎么去，我不知道，就跟他说不知道。结果，他竟然说：‘这样啊，对不起。’他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嗯——大概是‘您正在忙，我还向您问路，对不起’的省略吧?”

“可是，我只是呆呆站在那里等红灯而已啊，又没在走路。”

“哦。”

“我才觉得帮不上他的忙很对不起呢，他干吗跟我道歉?”

“嗯。”

“他跟我说对不起呢。”

“嗯。”

“对不起。”

“嗯。”

加了糖浆的咖啡甜死人不偿命，完全被喉咙排挤在外。松饼只有奶油的咸味，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刚才还那么张扬，现在却软趴趴地瘫在盘子上，哈哈，像极了风间躺在床上的样子。

“对不起。”

我叫得很大声，风间一副被吓到的样子往我看。真好玩。我其实是在对店员说：“不知道糖浆能不能续杯呢？”

“可以再给我一些糖浆吗？”

“噢？”

“呃，我不小心把糖浆倒进了咖啡里。”

突然，我发现风间正觊觎着我的松饼。他三下五除二地放松了双手环膝的姿态，慢慢地把手伸向了盘子，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又对刀叉产生了兴趣，吃之前，他把刀叉翻过来，开始研究起什么来了。

“……马上拿来。”

生气了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可是，松饼还是需要糖浆嘛。好麻烦，倒进咖啡里跟浇在松饼上，所耗的时间精力一样，只要把糖浆杯子微微倾斜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做。

“你这个人真麻烦呢。”

“就是啊，她会不会生气了？”

风间笑笑，开始吃松饼。他刚刚才吃完一个汉堡，现在又像吃生平第一次吃到的东西般，大口大口吃着。喂，你吃成这样，我叫糖浆来干吗呢？可是，光配奶油风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他很喜欢奶油、冰淇淋之类可以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在家吃吐司时，他也会涂上厚厚一层奶油，厚到让我想吐。沾在手上的奶油，他也会舔得干干净净。奶油不管怎么舔都会留下味道，恶心地渐渐渗入手指里。

“想出‘奶油犬’这玩意儿的女人，真聪明。”

说得没错。